

敦煌寫本斯二八九號二三事

左景權

(一)

敦煌卷子，固有不少文字難識，意義晦澀，研讀者雖冥思苦索，猶有未逮；而文理本無疑難者，究竟居多。惜乎著錄後一類卷子，稍有不慎，亦終不免毫釐千里；若著錄人對中國語文程度有限，則更滋生意外糾纏。尤可深憾者，乃同一卷子，迭經多人徵引，而各有所蔽，言人人殊。凡此情事業已多見，今請以倫敦藏斯二八九號（S 289）爲例證，讀者可以隅反。

先是，日本文學博士矢吹慶輝於昭和五年（1930）印行《鳴沙餘韻》（小題：《燉煌出土未傳古逸佛典開寶》，岩波書店版）。正篇：一、《經部》，五、《史傳禮讚雜部》，有所謂《府君存惠傳》者，圖版84-III，未標明原編號碼。

《大正新脩大藏經》越二年出版卷八十五《古逸部》《疑似部》，所收英倫資料，即據《鳴沙餘韻》，此文收入《古逸部》之末（No. 2860），仍題作《府君存惠傳》，註云出斯二八九號，首題新加。

又一年，《鳴沙餘韻解說》始行問世，於擬題作《府君存惠傳》者，畧有說明，謂寫本之一面有《報慈母十恩德》並雜記，另一面即此以「府君諱存惠，字察遠」起句之傳讚兩篇（第一部，二四〇）。

遲至1957年Lionel Giles博士始將其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印行，將S 289析爲二新號，列入I. Buddhist Texts 中 5. Eulogies 之 c. other eulogies. 分類號碼6158下云：

Eulogy on the 府君 Fu-ch'ün 陰存惠 Yin Ts'un hui. See 6167 V°.

6167下云：

(1) 報慈母十恩德 *Pao ts'u mu shih ên tê*. Ten causes for gratitude to one's mother. Indifferent Ms. (2) Composition. With some marginal additions, sprawling hand, 10th Cent.

Verso. Biographical note and Eulogy of the *fu-ch'ün* 陰存惠 Yin Ts'un hui, a native of Tunhuang, with an account of his nearest relatives. [His mother was the lady Yin of Wu wei ch'ün, see 7442°.] At end: 太平興國庚申歲二月三日題記。"Indited on the 3rd moon of kêng-ch'ên, the 5th year of T'ai-ping Hsing-kuo"[21 Feb. 980]. Y. 84 (3). Coarse drab paper. 30 cm × 2 $\frac{1}{2}$ ft. S 289.

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其《斯坦因劫經錄》由劉銘恕先生擔任，編輯人見及 Giles 英倫目錄時，劉錄已經排印，故未受其影響，而面目亦迥然有別。茲錄此號「說明」於後：

0289 報慈母十恩德

說明：題下題有：若有慈孝男女深報父母之恩得生天。

0289 (權案：依劉錄體例，右下當補「2」小字) 宋李存惠遯真讚。

說明：《鳴沙餘韻》擬題作《李存惠傳》按文內有：遂請丹筆，輒會(繪)容儀，又邀儒生，以讚芳美，乃讚曰……邀畫生前貌貴徒(圖)後人看云云。是本文為李氏遯真讚，惟內容兼有傳記性之敘事。

最後，日本東洋文庫之《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 IV》於1971年出版，此件中之《報慈母十恩德》亦經編輯人金岡照光收入，編為218號，記載最詳，分為八項，其⑥下記：

R₁ 本卷。 R₂ 「開山拔，海橫行鎮地」文(10行)《北目》は「宋李存惠遯真讚」と擬す。 V. 府君陰存惠讚(太平興國五庚辰歲二月三日の題記あり)

以上諸家，或親見原卷，或有顯微膠片可據，乃竟各持一端，讀者惑焉。筆者於此多年不能釋然於懷，亦頗欲究其是非，自校讀金岡目錄後，更難於緘默。謹以鄙見就正於時賢。

(二)

敦煌卷子，不少均兩面有文字。一般編目，勢必取一面爲正(Recto, 或省作 R)，一面爲背(Verso, 或省作 V)。正背之分本應依據客觀規律，藉兩面之特徵，以闡明文字之時代先後。(一面有不同手筆者，更難遽謂悉在另一面之前或後；學者不明此理，便難免錯誤之推論。)就筆者所知，法國 Pelliot 編號，正背時有舛乖。Stein 及 Giles 編目，此點是否完全的當，亦未敢一概而論，但爲討論方便計，姑從其說以待參驗。劉銘恕君著錄，全憑顯微膠片，其難以判卷子正背亦情理中事，所謂與其武斷，毋寧慎謹也。

《鳴沙餘韻解說》於 S 289 首列有《報慈母十恩德》之一面，次列有《府君諱存惠》之一面，不明其正背；劉錄從之。Giles 以第一面爲 R，第二面爲 V；金岡從之。矢吹、Giles 及金岡諸氏均認定第一面有文字二篇，劉君但著首件，是其嚴重疏漏。

第一面《報慈母十恩德》在敦煌有不少傳鈔本，或省稱《十恩德》，金岡所錄，猶未全備。任二北先生已據北京周字 87 號編入其所著《敦煌曲校錄》，斯 289 號雖可供校勘之用，茲從畧。

次件問題衆多，《鳴沙餘韻解說》目爲「雜記」：Giles 名之曰 composition，措辭含混；金岡始著錄其所見首行，下注(10行)，更引《北目》宋李布惠遜真讚。凡金岡所謂《北目》，均指北京版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此處「布」字顯係「存」字之誤書；更有說者，劉錄云云，明指另一面之文字，金岡所見此面之後十行，是否亦包括在內，不無疑問。至於金岡所引「開山拔，海橫行鎮地」，尤爲不辭，原文果如是邪？十行全文如何？凡此皆有心人所當究詢者。

最近幸承友人吳其昱博士代懇留英之何文匯先生就近查考此十行原文。何君慨然贊助，於百忙中特往博物館將原件依樣鈔示。並據告知原件字體甚劣，然可察所有舊時校改，均在原來誤字右方，而第九行右方則增補二句，可見 Giles 所謂“with some marginal additions”應作“with (some) marginal corrections and one addition”始安。念及此篇外間罕見，更行轉錄於後，爲方便排印計，所有舊校，盡移原文之下，別加()，以求醒目。敦煌書手，於字之偏旁，每不重視，甚或任意增減，如此件「竹帛」之作「竹白」、「匈奴」之作「胃奴」、「腰間」之作「響閒」，讀者自能體會。其他明顯錯字失校者，亦不擅改，庶不失原來面目，唯草字改爲正書，倘或失真，筆者自承其咎，讀者幸勿歸過何君。

1 當身勇猛無敵 自有耽之(志)皆從 神兵

- 2 開山拔海（劍） 橫行鎮（振）地威雄（風） 會臨（會陵）騰空沙漠
- 3 終須永別（定）西東 一去由來地（無）敵 諸侯復敢諍
- 4 工 驪（戰）馬先須（駮）北地（狄） 揚邊（兵）後押西戎 南蠻標
- 5 於（如）落葉 東夷涓（卷）似飛崩（蓬） 三（壠）上秦（曾）京（經）拔
（拔）
- 6 劍 何邊須度彎弓 是就（以）名星竹白（帛）
- 7 能迎（令）萬國皆通 肖奴遶亂四方 丈夫彎（鞍）
- 8 劍而王 鐵衣年＝不脫（卸） 龍馬歲＝長韉
- 8^a（腰間寶劍長拔 手裏遮月怕張）原校補一行
- 9 韉 一去掃除蕩陣（盡） 認爲（樂）涿（須）還鄉 爲須歌樂
- 10 還鄉

此爲武夫詠懷之六言詩歌，彰彰明甚，與另一面之邈真讚並無牽涉。謂之爲「雜記」或「文」固謬，謂之爲 composition，亦蹈界說不清之失。Giles 於 composition 之後，更加符號，表示原文首尾不全，恐實不然。金岡誤以次行作首行，尚祇能謂其失檢；而句讀謬誤，則可知其理解漢文之程度或尚有問題。

(三)

筆者對於斯二八九號卷子之存疑，尚非肇端於前述之種種；蚤歲涉獵《大正大藏經》過錄之所謂《府君存惠傳》蓋爲接觸該卷之始。就原卷內容言，就該刊本言，問題實至叢脞。今請先論刊本。

全篇句讀不成文理，編刊者固責無可貸。其誤字之多，亦復令人觸目惊心。當時嘗將全文試據鄙意改正，庶或接近作者原旨，然猶不敢遽謂所發見之錯誤，盡出於編刊者之不學，抑或鈔本原非精繕精校，編刊者所過錄，亦僅能依樣葫蘆而已。揆諸常理，此件本非如《論語》、《老子》、《千字文》、《心經》之類廣汎流傳之書籍，縱非原作者手稿，亦祇是於其事有關者之錄副，當不至令人有因展轉傳鈔，愈鈔而愈失其真之顧慮。

未幾，獲知該卷有《鳴沙餘韻》影印本，尚在排印本之先，當即謀得一本，畧加檢視。所苦者，84-III 圖版縮小至細，雖凝神以赴，徒傷眼力，於上述之懷疑終無裨益。

耿耿於懷者久之。

十年前承英國博物館 E. Grinstead 先生以該件照片之複印本見貽；傳真雖不如原照片，而筆者前此之疑難，竟得藉而冰釋。細讀所得，蓋原鈔件雖復頗有脫誤，未經校改，信非作者手稿；但除一二處嚴重錯誤，當待改訂外，其他偶爾小失，屈指可數，究非若《大正大藏經》刊本魯魚豕亥之充斥。至於原卷之幾乎全同曩日筆者臆斷自備存檢之改正本，則又筆者之私幸而已。

原卷非一般讀者所易見，《鳴沙餘韻》影印本印數有限，而所刊此件圖版之缺點已於上述；反之，《大正大藏經》排印本幾乎隨處可得，然其文又不可據，不得已重行過錄一通於下，分爲上下篇，畧加案語。於《大正大藏經》刊印本之誤失，似亦不必斤斤計較矣，讀者察焉。

(上)

- 1 府君諱存惠 字察遠 早懷氣義 夙抱溫柔 (原誤書案，後改正) 文武之
- 2 道相兼 寬猛之誠共濟 善乘鞍馬 弓開而猿獫先啼
- 3 頗曉陣岳 施設而縱擒自在 故得入於儕輩 折旋以越
- 4 於常倫 凡居朋寮 起就獨彰於羣彥 僉諧衆口 舉
- 5 薦人多 尋沐君主慎求 遂乃超昇班秩 不注司
- 6 局 清畏人知 讓寶越於前賢 知足過於後輩 將謂
- 7 轅門之內 分君主之多憂 州府之中 設機謀之
- 8 佐國 豈期地火暗背 靈性歸常 空留白玉之肌膚 不
- 9 聞黃金之美語 妻居孀室 血淚交流 此世難遇於
- 10 魚願 別後須憑於鳥字 遂請丹筆 輒會 (劉銘恕錄改作繪，是) 容儀
- 11 又邀儒生 以讚芳美 乃讚曰 府君天然兒
- 12 神理有多般 入衆人皆敬 出君他比難 文清孔氏李
- 13 武拜楚王壇 榮祿君恩重 功勞自有千 彈絃五音足
- 14 謠唱四聲全 綜核於州府 神謀著在邊 豈期逝水早
- 15 暗地鬼來先 堂上空有步 庭前見沒緣 官寮皆慟哭
- 16 妻室又悲煎 邀畫生前兒 (劉錄改從通行繁體貌) 貴徒 (劉錄改作圖，非) 後
人看 他年蒿里下
- 17 永鎮向黃泉 鳥字須憑遠 蟲文輒要傳

- 18府君諱存惠 字察遠 其先著姓 殷王武丁之派 隴西
19伯陽之苗 譜牒頗明 略而言矣 而乃指樹命氏 射虎留
20芳 白馬東來 青牛西去 因化胡國 以留子孫 至今為
21燉煌人也 曾祖墨釐軍事守瓜州刺史 青紫光祿
22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諱(權案：諱下空格當補「明振」二字，
說在后) 皇祖管内都
23計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諱紹丘
24皇考歸義軍節度都頭攝石城鎮遏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25左散騎常侍上騎都尉諱安 (權案：「安」下空格一字待補) 舅(權案：誤書作
「亡男」，或本有「亡」字，說在後，下同) 內親從都頭知左右兩相(兩廂)
26馬步軍都校練使 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陰住延
27皇妣小娘子武威郡陰氏 亡叔節度押衙 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下奪「子」
字，當補)
28祭酒兼御史中承(丞)諱安定 舅(校改同上)內親從都頭 銀青光祿大夫
29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陰住千 兄釋門僧正 臨壇
30供奉大德兼義學法師賜紫沙門法定 府君武功早備 文
31業(業)夙彰 纔伸理國之方 不遂匡君之道 豈期齊歌暗
32唱 魯句光吟 魄引驚波 魂隨逝水 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
33歲正月乙亥朔廿六日庚子 枕疾終於修文坊之私第矣
34取其年二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權殯莫高里陽關河北原
35之(下奪一字) 禮也 別卜年華 葬於先塋矣 妹聳都頭鄧慶順
36(案此行上空，未頂格) 外弟都頭曹祐崇 並宗連骨血 義重親枝
37或早逝於泉臺 或現存於內外 倚廬痛切 牽仍弟妹之腸 枕
38塊魂消 交流女男之淚 世事逐年華私改 聲名隨日月消亡
39貴憑鳥跡之文 以記龍頭之碣 銘曰 天列星辰兮必膺賢
40才 風雲契會兮君臣偶諧 不入衙庭兮冰清玉潔 一方
41斷割兮列直難迴 將謂村巷兮永為綜核 何期風送兮
42魄赴夜臺 松椒寂 = 兮空觀狐兔 窸窣傳遠兮唯
43石是牌(碑) 千秋記邈兮莫非鳥字 萬載留芳兮筆墨者(此字衍)

44者哉 于時太平興國五（「年」字當補）庚辰二月三日題紀

（四）

原卷文字內容明白，存惠何姓？歷來擬題是否正確？此件（應作二件觀）有否列入佛藏之理由或依據？卷子本身即為最好之答覆。徒以前人所記，莫衷一是，則視聽仍有待於澄清，今日不惜辭費，非所以語於大雅君子。

原鈔漏列二文首題，引起一場風波。矢吹博士於府君存惠不明其姓氏，雖云無知，猶屬謹慎。Giles 強作解人，斷為陰姓，雖未說明理由，殆據文中有「亡男陰住延」，「亡男陰住千」及「皇妣小娘子武威郡陰氏」而言；更引分類號碼 7442（即斯 526），而謂兩陰氏為同一人。案兩卷中陰氏是否果為一人，尚待進一步考證。可得而言者，中國文字中婦人稱氏係就其父族而言，決非其夫家之姓，惜 Giles 博士不明乎此，亦更惜其不明中國墓誌銘體例：墓主之姓僅見於篆蓋（如碑之篆額）及首題，銘文中不更重複。觀此文中，除府君外，其曾祖，其皇祖，其皇考，其亡叔，其兄，皆然。此銘作者雖非大手筆，終屬「儒士」，文字極合程式，不容有誤。其次，墓主如有子孫，其名或著於銘尾，或刻在碑陰，豈有以一亡男書於皇妣之前，另一亡男書於皇妣及亡叔之後，兄之前？可謂知禮乎？可知兩「亡男」均當為「亡舅」或「舅」之誤書。其或先或後，殆以年齒序。母族與父族雜廁，或稍嫌不倫，然陰姓亦為敦煌望族，無怪誌墓者之顧慮周到。至若陰住延、陰住千之著姓，則正如後女之妹婿鄧慶順，外弟曹祐崇，理所必然。

府君存惠之姓，畢竟明白。文中「殷王武丁」、「隴西伯陽」、「指樹命氏」（理）、「射虎留芳」、「青牛西去，因化胡國」，姓書及兔園策子中數見不鮮；凡為文涉李家者多蹈用之。故曰：劉銘恕君有見於此，乃是常識，不足為奇；其餘諸君子視而不見，斯乃奇耳。

巴黎藏伯三七一八號長卷，為一部邈真讚結集。末篇潤晟撰（？）《晉歸義軍節度押衙知燉煌郡務（衙畧）隴西李府君邈真讚》（後有：「大晉天福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題記」），序稱：「府君諱紹宗，即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張太保孫，使持節墨釐軍諸軍事，守瓜州刺史（衙畧）李公之長子。」存惠曾祖與紹宗父職銜全同，巴黎卷子兼引張太保，其為李明振，益為明白。存惠皇祖紹丘與紹宗為兄弟行，亦可補史乘之闕，並誌於此。

墓主似未得永年，生平了無建樹，觀讀銘二者之蹈空可知。然李、張、陰、曹在唐末、五代同為敦煌大族，此二文亦差堪供地方志之小考據。二文作者不可考，其為同一人則可推知，蓋偏處一隅之小文士也。陳腔濫調，癩祭之作，不足深論。

諸氏擬題，亦有可說者：矢吹為《鳴沙餘韻》作《解說》，雖知此件為同以「府君諱存惠，字察遠」起句之兩篇，又稱「傳讚」，而始終保持其擬題，其為不當，無待深論。（劉錄說明謂《鳴沙餘韻》擬題作李存惠傳，闕入李字，顯係失檢。）Giles 英文目錄，為“Biographical note and Eulogy of The fu-ch'ün Yin T'sun hui...”，陰姓之誤，辨已在前。此題不倫不類，蓋以未得其真，設有人又逐譯其所擬為漢文，使與原本對勘，見者恐亦不免啞然失笑矣。劉銘恕題作《宋李存惠邈真讚》，下加說明，與拙錄上篇正合；說明之末句，「唯內容兼有傳記性之敘事」，殆就下篇而言，則未免貽人口實。下篇顯為《宋李存惠墓誌銘》。墓誌銘通行中國有二千年，邈真讚則不如其普遍，名稱亦時有改易。劉君知其晦隱而遺其彰明，何也？金岡既知《北目》之《宋李布（存）惠邈真讚》，仍從 Giles 題作《府君陰存惠讚》，不深究二者得失，未足為訓。此君於其他卷子，亦如此卷，時復徵引時賢，要示繁富可觀，頗便後學；然其依違衆說之間，不能判斷，甚或徒引書名，而不察其內容，亦如此卷，未免可惜。

最後一點，矢吹與 Giles 兩博士同以此二件混為一談，列入佛藏，已如前述，不知何以自圓其說？卷子原文具在，讀者自能察之。雖然，茲二篇若非矢吹之濫收入佛藏，筆者或竟昧然無從知其存在，言念及此，則又當移難讓為感謝者矣。

贅語

或謂矢吹等君子於敦煌學貢獻至大，不容抹殺；筆者但據一無關宏旨之文件，摭取諸人小疵，譏訶不休，筆者誠無所逃罪。諸氏編刊，各有千秋，備極美譽，為治敦煌學者所不能或離之工具書，而惜無一能全盤為人依據，其有失謹嚴之處，豈徒斯二八九號所舉例證而已耶？

Giles 以三十八年功夫完成其所編英文目錄（究之實際，斷簡殘篇，彼不能鑑定題目而未編入者，仍盈一室），平心而論，其所著於卷子形態，敘述明白；而卷子內容，則時有望文生義，未能中肯之處。水積不厚，負大舟也無力，往哲實不我欺。劉銘恕著錄，據王重民先生《後記》，費時僅數月，其超速度至為驚人，然過猶不及也。如 Giles 前引斯五二六號陰氏短札，劉錄有其全文，誤字竟在二十以上，其他可知。以劉君之學

殖，稍寬期限，凡此過失可以大減，而饒益讀者之處，自必更多。

矢吹弘宣佛教典籍，可謂功德無量，其所協編《大藏經》之《古逸部》《疑似部》，若據後出材料，尚有可以增補者，此為另一事。若以編入者而論，誤字滿紙，句讀不成文理，亦所在多是，斯又佛徒之所謂罪過矣。該卷卷末，除都監及編輯部主任外，羅列校合、校正、散在校合，實繁有徒，苟其所獲如是，雖多亦奚以為！

金岡於敦煌俗文已有多種研究發表，東洋文庫以此分類目錄第四冊之工作，委之獨當其難，其理由或亦在茲。世有徒慕虛聲，讀書者當察其實際。夷考其分類部居，殊無當於至理，若詩文亦不能判分。況復引文則字不能識，不能句讀，其錯誤之頻率，更遠甚於矢吹，此豈可以語於中國文學者哉？日本固不乏精通漢文之大匠，竟無人助其功德圓滿，惜夫！今日筆者之求全責備於時賢，固有厚望於將來者。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New Light on the Tun-huang Manuscript Stein 289

(A Summary)

DZO CHING-CHUAN

It is inevitable that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s should be given of Tun-huang manuscrip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read, but even manuscripts that are clear to understand are ill treated by those who study them, either becaus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r of Chinese culture is insufficient or because of carelessness. I have chosen manuscript *Stein 289* (Giles Nos. 6158 and 6167) as an example of an easy text that has been badly treated. One part or another of this manuscript has been published or noted in each of the five following works:

1. Yabuki Keiki, *Meisha yoin*, with its "Kaisetsu";
2. ———, Vol. 85 of the *Taishô shinshû daizôkyô*;
3. 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4. Liu Ming-shu, *Tun-huang i-shu tsung-mu so-yin*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preceding);
5. Kanaoka Shôkô, *Tankô shutsudo bungaku bunken bunrui mokuroku* 4.

None of these four eminent scholars has really seen the manuscript for what it is.

The recto (according to Giles's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 bears two texts. The first, entitled *Pao tz'u-mu shih ên-tê*, is simply listed by all four scholars who say no more about it. Thus it need not concern us her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econd text by Yabuki and Giles present many problems, while Liu Ming-shu ignores the text altogether, as if it did not exist. Kanaoka gives us more information, but he suggests a title too strange to be probable. He has obviously mispunctuated, as he does throughout his work. He mentions, in a parenthesis, that the text takes up ten columns, but, as becomes clear when we read the manuscript, the "title" he proposes is actually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column of the text! A second fact to be noted is that the text is neither a "miscellaneous note" nor a "composition" as Yabuki, Giles, and Kanaoka would have it, but rather a poem in hexameters. Since the poem is unknown, I have thought it interesting to reproduce it here.

The verso of the manuscript is even more interesting. Both Yabuki and Giles classify the text as Buddhist, but this is questionable. Yabuki prints the entire text in the *Taishô* under title "The life of the *fu-ch'ün* Ts'un-hui," but he later notes in the "Kaisetsu" to his *Meisha yoin* that it is in two parts: a biographical sketch and a eulogy. Giles makes the same remark in his catalogue. For Liu Ming-shu it is a *Miao-chen tsan*, but, as he says, "it also includes an

account of biographical nature." Kanaoka treats this as a eulogy of the *fu-ch'ün* Yin Ts'un-hui, and is thus in partial agreement with Giles. This again is questionable. Yabuki does not clearly state the name of the *fu-ch'ün*. Giles tries to prove it is Yin: Liu Ming-shu comes out for Li; and Kanaoka, who knows Liu Ming-shu's work, prefers Giles's "Yin." This, too, is questionable.

Before clarifying these three questionable assertions, I have been obliged to present a new version of the text, since the version given in the *Taishô* is not only full of mispunctuations, but also full of inexact readings (as is the rest of Volume 85 of the *Taishô*).

Here are my clarifications to the three questionable assertions: (1) The verso of the manuscrip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uddhism. (2) It does indeed contain two texts, but they concern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The first text is a eulogy which was written on his commemorative portrait; the second an inscription buried in his tomb. (3) The family name of the man in question was Li; the two texts show this beyond a doubt.

We have finished with manuscript *Stein 289*. Similar mistakes can be found elsewhere in the five works mentioned above and in other publications, but our purpose was only to illustrate the difficulties Tun-huang manuscripts present, even the easiest among them; we had no desire to discredit the important work already done. Still much more work remains to be accomplished.

